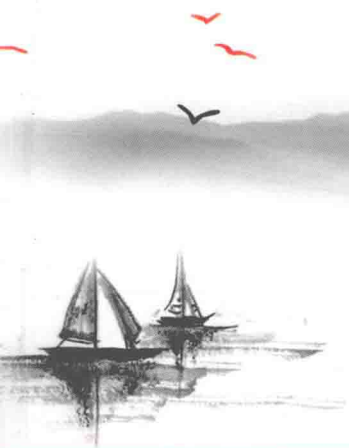




暗风流

——
史上文人那些事

刘诚龙 著



岁月卷轴的原味写意

文学大家重磅领航之作

两岸三地学者作家倾情祝贺出版

《哲思》《哲思2.0》《青春美文》联袂推荐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品读

暗风流

——史上文人那些事

刘诚龙 著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暗风流 / 刘诚龙著. -- 北京 : 现代出版社,
2014.7

ISBN 978-7-5143-2820-2

I. ①暗… II. ①刘… III. ①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03989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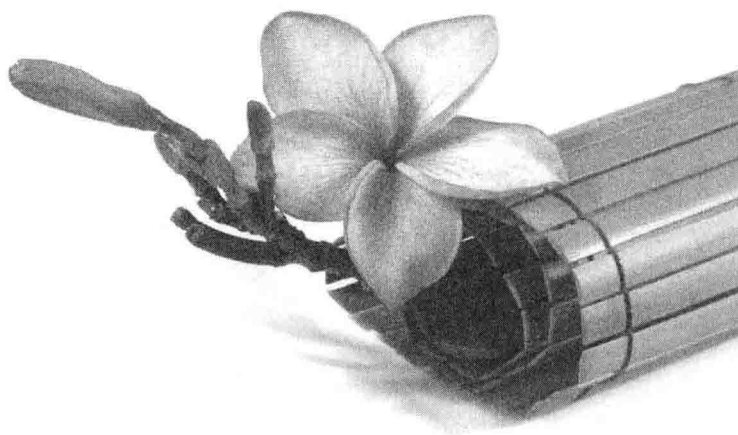
暗风流——史上文人那些事

著 者 刘诚龙
选题策划 珈 兰
责任编辑 杨学庆
装帧设计 于月姣 贾伟伟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4mm 1/16
字 数 200千字
印 张 16
版 次 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2820-2
定 价 25.8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小文人爱攀名文人，这事海了去了，
有很多文人动不动就跟苏轼齐名、跟曹雪芹比肩。
如谁有心去统计一下，
被他誉为贵府的屈原者，
被自赞为土谷寺的李白者，
被乡里秀才称为俺村的鲁迅者，
各有千数上万数，大都不是『此诸葛亮之所以为亮也』，
多半是『此葛亮之所以为诸也』。





目录

第一辑：毛遂其实还有自惭

- 003 世间已无苏东坡
- 006 圣之时者
- 008 梅先生的一声叹息
- 010 牢骚太盛防粮断
- 012 明朝的士气
- 014 独死亦成节
- 017 励志模范阎百诗
- 019 左宗棠中举
- 021 吊毛的文人
- 023 张謇中状元
- 026 徐秀才高考不走寻常路
- 028 才气量化撇捺间
- 031 优伶旧事
- 033 清末多荆轲
- 036 走穴鼻祖李笠翁
- 038 毛遂其实还有自惭
- 040 一部《论语》判天下
- 042 武夫附风雅
- 045 文青转愤青
- 048 以学术文章杀天下后世
- 050 木脑研发者之死
- 053 葛亮之所以为诸也
- 055 自将磨嘴骂前朝

第二辑：拣思想的捏

- 059 “且去填词”的下半句
062 文字之威
064 风闻可言事
066 寒人掌机要
068 天子故人沈德潜
070 书生只堪去著书
072 雍正的著作权
076 苏轼写检讨
078 朱家子弟多奇种
081 天公难降这一格
083 李慈铭的狷狭
085 两位贰臣与两位二夫人
087 鲍超何曾敬文人
090 唐人骂皇帝
092 分内职与分外艺
094 李贽在麻城
097 袁宏道有味道
101 “神经病”碰上了“神经质”
103 梁启超已成绝响

第三辑：闹名士

- 107 美贬与雅赚
109 汪中其人其事
111 叶燮焚书
113 风流自有苏曼殊
115 太炎先生二三事

118	花痴易实甫
120	文鉴大家阮文达
122	顾炎武怪骂傅山
124	焦循焚史稿
126	闹名士
128	破烂王鼻祖杭世骏
131	清初“鲁迅”有唐甄
133	晚明文士爱蹭饭
136	陈洪绶卖画艺
139	买太史公叫
141	莫问钱来处
144	生活学家李笠翁
147	相恶一书成恩仇
150	天地康轻师
153	文人义士孙奇逢
155	张太炎挨屁屁
158	史学家的身体写作
160	孝心感动币来
163	汪琬义卖叶星期
166	王昙待“骚客”
168	文友当交洪亮吉
171	郑板桥删郑板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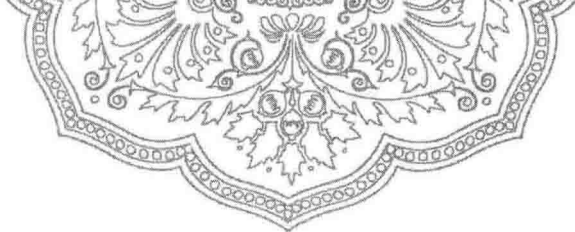
第四辑：一件内衣引发的血案

175	利用小说反说唐
177	北宋的梨花体
179	文化盛事
181	陶澍的婚姻股票
185	一件内衣引发的血案

188	向	学生写保证书的老师
191	愤	老毛奇龄
194	日	光族首苏曼殊
197	文	人戴绿帽
199	赌	博学家龚自珍
201	芙	蓉姐姐与辜鸿铭哥哥
203	山	羊束之恋
205	疑	罪从有
207	赢	他一个出国相
209	一	则哈佛营销案例
211	好	的是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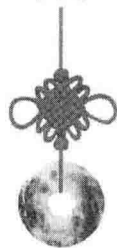
第五辑：当年武大没教授

215	“保姆”竺可桢
218	那些去留学的大师们
220	澎湃涛声中的那声呼喊
222	牢骚真太甚
225	看周之友写他爹
228	“中央日报”的两则新闻
230	当年武大没教授
232	小芥蒂翻成大恩怨
235	里通外国而里恨外国者
237	《水浒》英雄傅斯年
240	乱世之饭桶
243	千面鲁迅
245	民国何以称盛世
247	无限批评无限对



第一辑

毛遂其实还有自惭



世间已无苏东坡

上下五千年，纵横数万里，苏东坡堪称最受人喜爱的文人。

东坡先生逗人爱，不但是才高，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才气纵横之属，可爱者甚多；才高，还是好性情者，少了，东坡恰好是性情中人。东坡置身曼妙蛾眉侧，不做道学先生，也不做色中饿鬼；东坡置身红蓝大顶旁，居庙堂之高不高高在上，处江湖之远不如丧考妣，心情能淡定，也无风雨也无晴。才气高，性情好，而且德品与才品齐飞且共一色的，那真是稀有金属了。一入文人便无可观者，伙矣，东坡洵是例外。

这里单说东坡先生买房的故事，便可知千古文人高德，或唯东坡一人。

东坡先生劫后余生，自海南瘴疠地北归，身心安顿于古越所属的阳羨县（今宜兴），“买田阳羨吾将老，从初只为溪山好。来往一虚舟，聊从造物游”。东坡来阳羨，也只能“从造物游”，他是戴罪之人，虽已平反，谁晓得名教罪人如东坡者不再引朝廷发脾气？东坡先生居官，东风压倒西风，不随东风；西风压倒东风，不随西风，哪队都不站，哪队都不爱，哪队上台都可能贬他，士大夫是不会跟他玩的，“来往一虚舟”，难与贵人玩，形格势禁，怕也只能与草亲，与竹亲，与山与水相亲近，“聊从造物游”——“阳羨士大夫犹畏而不敢与之游”。不过人间也有好人，阳羨也有一位既不势力也不势利的人，叫邵民瞻，不以力交，不以势趋，喜欢找东坡先生玩，两人“时时相与杖策，过长桥，访山水为乐”。

东坡先生到阳羨，阳羨既非老家，无故居，也非官地，没别墅。他确定将阳羨作为养老之地，想来好笑，他是算卦确定的呢。大概是，他将佳山好水，写为纸条，团成一团，卷为小卷，都丢进一只竹罐里，然后摇，摇，摇，再抛出，捡起抛出的纸条揭开看，呵呵，是阳羨：“东坡自儋北归，卜居阳羨。”他在很多地方做过官，有很多的第二故乡，他是一个也不去。很多官人，第一故乡倒不怎么恋他，他多恋第二故乡（兔子不吃窝边草，好兔子去窝外吃草，吃窝外之草没心理负担——到外地占资

源弄金钱，心理障碍少多了），在第二故乡求田问舍、大置产业。现代人来看东坡先生，一定觉得他傻，做官多年，转官多地，那么多的第二故乡却无故居，那官竟然是白做了。

“吾来阳羨，船入荆溪，意思豁然，如惬平生之欲。逝将归老，殆是前缘。”东坡先生卜居阳羨，要归老，要养老，却连房子都没，人生地疏，怎么寻房居？好在有邵民瞻，邵哥替他张罗，到处打听房源。邵先生毕竟是老阳羨，没几日给东坡先生找到了房子，房子地段可以，非市中心，无市声嘈耳，有山如故国，“此山似蜀”，睹山可思故乡，而且价格也不贵，“邵为坡买一宅，为钱五百缗”，东坡先生工作几十年，这点钱还是有的。也恰是这一点钱，倾一生积蓄，买了下来，“坡倾囊仅能偿之”，安居乐老。

先古时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东坡先生有子有女，不存在无后问题；现在人所忧的，不福有三（妻子、儿子与房子），无房为大，东坡先生也已解决。他的日子也就过得爽起来了，“惬平生之欲”，到处要去了，白日天空上挂太阳，四处空明，游玩无碍；晚上漆黑，有月之夜，以月当灯，无月之夜，秉烛当月，也与邵民瞻相约赏阳羨夜景。有一夜，他俩玩得远，玩到农村里去了，“夜与邵步月，偶置一村落”。游兴正好，却闻哭声，有一位老妇人，放声悲歌，听了让人心痛。东坡先生听不得人哭，便拉老邵去听民间疾苦，“坡徙倚听之”，那哭声越发悲，惹得东坡泪流，“异哉，何其悲也！岂有大难割之爱，触其心坎？吾将问之”。

“吾将问之”，不问倒好，一问，问出麻烦来了。原来这老婆婆有不孝子，吃喝嫖赌，单享逍遥，欠一屁股赌债，赌债难偿，便将百年祖屋，折了抵价，用粉笔灰刷广告于电线杆出售，“吾家有一居，相传百年，保守不敢动，以至于我，而吾子不肖，遂举以售人”。好房子卖了，她只能迁到郊区，“吾今日迁徙来此，百年旧居，一旦诀别，宁不痛心？此吾之所以泣也”。老婆婆越哭越伤心，哭得东坡先生也是心恻恻。“坡亦为怆然”，忙问，那房子是什么样？在哪地方？谁给买去了？没问几句，就晓得这房子与东坡先生自己相关了，“问其故居所在，则坡以五百缗所得者也”。老婆婆所卖之屋，恰是东坡先生所买之房。

若是阁下，当何以处？善心多点的，乱相安慰几句，悄悄走人；善心少点的，估计连安慰话都没，扬长而去了。东坡值得后人敬重，源自是才既有才，善而更善。他陪老婆婆唏嘘之后，当下许言：您放心吧，您的房子，您再去住吧，“姬之旧居，乃吾所售也。不必深悲，今当以是屋还姬”。东坡先生当夜安慰，次日再拉邵哥来老婆婆家，一并带来的，是那张房产证，“即命取屋券，对姬焚之”，点了打火机，将房产过户证明，一把火给烧了。

那五百缗呢？“呼其子，命翌日迎母还旧第”，他好好地对这不孝子教育了一

番，教他一定要孝敬母亲，教他扎劲，勤劳治产业。那五百缗，也不要了，“竟不索其值”。

北宋厚待官人，文人武人当公务员，工资是相当高的。辛弃疾做官时间，或没苏东坡长，其稼轩居，装饰豪华，面积宽广，见惯了世面的朱熹见了，连声咋舌；东坡先生呢，做官做了那么久，连房子都没弄一套，人谓其傻，傻处正是德高；其德高更高德的，是掏尽平生积蓄，购买二手房，听到买主哭声，二话不说，不买了，退给原主。东坡先生比高德之高德更高德的是，自己花钱买房，听得房主哭声，不但房不要了，连本金都不要了。咱们现在来数人，十三亿人，一个个来数，有谁能如东坡？何止是罕有？是绝无仅有。

东坡先生后来再也没买房子了，“坡自是遂还毗陵，不复买宅”。东坡做官，赚的是几个死工资，没弄多少钱，他之积蓄，都投在阳羨了，他也买不起房了，“而借顾塘桥孙氏居，暂憩焉”。租房住了，也没租多久，“是岁七月，坡竟歿于借居”。一代文豪，若当时设诺贝尔文学奖而最有资格获是奖的东坡先生，寿终不曾正寝，逝世于他人拥有产权的出租房里。

东坡之前，似无东坡；东坡之后，更无东坡了。

圣之时者

孟子说，圣人有四种：一是圣之清者，如伯夷，是圣人中最清高的；二是圣之任者，如伊尹，是圣人中最负责任的；三是圣之和者，如柳下惠，是圣人中最随和的；四呢，是圣之时者，就是圣人之最识时务的。孟子说的是谁呢？就是中国的首席圣人孔子。然则，又何谓圣之时呢？就是：“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意思是，叫我滚蛋我就马上滚蛋，叫我久待我就久待，叫我跟你玩我就跟你玩，叫我做官我就做官，总之是一切听时人的。站在时代的潮头，乘风破浪，手把红旗手不湿。

次圣圣人如此说首席圣人，好像也不全对。孔子漫游列国，到处求官做，多半时候都是“速而速”，很少“久而久”，“处而处”的时候也有，“仕而仕”的时候几稀。说句老实话，真圣人少而又少，千年几千年才出个把两个，圣而又能时，能够把时代在掌中玩儿转的圣人，几乎没谁可以填这个空。然则，才自比伯仲、动不动就叫作大师、动不动就说自己写出了一部《红楼梦》的，倒是很多的，单称时者，更是多如牛毛，如此之“圣之时者”，抓把沙砾扔去，砸中的史之名人与今之名人，一定不比在深圳砸中的老板经理少。

与文天祥同一时代的方回先生，就可称得上这样的“圣之时者”。方回，安徽人，打小就非常聪明，三十六岁赴杭州省试，夺得魁首，后来赴廷试，时任主考的文天祥拟取其为状元，却因奸臣贾似道从中作梗，榜虽落了他家，却仍列为一甲，曾官至“太常寺簿”与“建德知府”。元军亡宋时，他正在建德知府任上，元军挥师而来，方市长马上发挥文章特长，一挥而就《严州归附表》：“大哉元，圣哉元，咸仰乾坤之造；会其极，归其极，同依父母之仁。”不但颂元为大圣，而且呼元为父母，赶时之态，莫此为范了吧。

圣之时者，特别地识时务。夏桀掌握了时务，他就歌夏桀；纣王掌握了时务，他就颂纣王；奸臣贾似道本来与方回是大有恩怨的，方回考状元，不就是贾似道搞了他

一回路子吗？贾似道好似鬼时，确是炙手可热，掌握着天下大势以及天下读书人的命脉，这时候的方回却是竞折腰，写了许多诗歌唱颂“大哉贾、圣哉贾”，“父哉贾、母哉贾”之类，“尝赋《梅花百咏》以谀贾相”。一咏二咏，即已肉麻，何况百咏？写篇把两篇文章来歌颂人，也许只是“即兴”，而出一本集子来，那是得费心思的。方回这心思没白费，颂之前，他只是一般小吏，这集子出来后，级别马上就给升了。

方回是不是把贾氏夺去状元之恩怨忘却，从此留下真情从头说了？待贾似道这靠山倒了，方回马上就做了《劾贾贼书》，总结贾氏有“十可斩”之大罪，谓贾之倖、诈、贪、淫、褊、骄、吝、专、谬、忍，速度之快捷、下笔之狠辣、罗织之中的，充分展示了天下第一笔的才气。这一转向，收获也大大的，“从此得遂严州知府”。撰“十斩之书”时，他记不记得那《梅花百咏》呢？时人做了对联：“百诗已被梅花笑，十斩空余谏草存。”

方回食宋禄，踏宋地，着宋衣，做宋官，宋朝未亡，他确实是生为宋人、死愿做宋鬼的，所以，在“元兵将至，他高唱死守之论”。元兵这些北狄，能够亡我大宋？方回肯定觉得元兵这是蚂蚁撼枫树。后来时势转了，“及元兵至，又望风迎降，得任建州路总管”。

问题不仅在于方回总是与主旋律起舞，总与大时代合奏，更在于，方回不仅颂时，而且批古。方回是个文人，他是很有批判精神的，不是个思想家，也是个杂文家。贾似道作奸犯科，他不是写了《十斩书》吗？宋朝灭亡了，方回不但从行动上马上进行了切割，而且从思想上也立刻划清了界限。与方回同为大宋人而同居杭州城的周密，说方回入元之后，常常批评宋朝腐朽，亡之活该：“昔受前朝高官美职，今乃动辄非骂，以亡宋称之。”

敢骂人，敢非人，常常是为人所景仰的，不是有批判精神吗？爱批评者，常是活得不好的，但方回却是活得自在，很是游刃有余，真让人佩服，他有什么秘技呢？大概是：颂今不颂古，批古不批今。鲁迅权威未立，就骂他是封建余孽；鲁迅奉上神坛，则誉他为民族英雄；左派当道，则批右派；右愤当时，则臭左愤……他们是什么人呢？就是圣之时者，易中天先生说圣之时者是“文化超男”，鲁迅先生说其是“摩登圣人”。“文化超男”也许称不上吧，超男超女都是粉丝男粉丝女给抬举出来的，方回这样的圣之时者，有多少粉丝给其抬过？圣之时者，永远站在时代大街上，看红男绿女着装涂脸，唐装应时，他批汉服；短裙行世，他批长袍。守按时评的版面上，探风嗅味，赶时趋势，赶歌颂的时髦，赶批判的时髦……如是，称呼其为“摩登圣人”也许更准确吧。

梅先生的一声叹息

冯梦龙曾与一班作家在苏州成立了一个叫韵社的文学社团，其中有位名梅惠连者，与冯梦龙挺要好，相互以“社兄”、“社弟”相称。冯梦龙编纂了一部笑话集，名《谈概》，虽为笑话，却“笑里藏刀”，其实是一部无韵之“离骚”。冯梦龙生怕因文字成狱，不敢刊行，梅先生大胆怂恿，力促付梓，对冯说：“知我罪我，吾直为子任之。”有什么问题，我梅某承担，“于是乎，此书遂行于世”。梅先生担者，便是为《谈概》作序。梅先生之序，语短味长，寄慨沉郁，笔调沉雄，序首云：“犹龙《谈概》成，梅子读未终卷。”叹曰：“士君子得志，则见诸行事；不得志，则托诸空言。”

梅先生这一声叹息，叹的恐非冯梦龙一人，古今文人大部分都在这一声叹息里了。冯梦龙以文人名世，其初衷却欲以官僚立身，其自小研读“四书”、“五经”，逢科考必试，考了三四十年，直到五十七岁才考取贡生，六十多岁才“士君子得志”，做了个七品知县。科举制度施行以来，野无遗贤，天下文人更是立志于科举，以科举及第为得志，落第为失意，吴敬梓如是，蒲松龄如是，文人十之九莫不如是。柳永有点特行独立，一生大部分光阴不务科举，不思仕进，寄身于青楼柳巷，以词为业，然其既没善始，也不能善终。早年热衷于“学而优则仕”，晚年亦悔盛年孟浪，要弄个官当一当以遂平生之志。李白鄙视科举，从不应考，但并不是李白“官念”淡薄，李白之“官念”浓得化不开，他轻科举是实，而重仕途更是实，他打的算盘是别欲寻找终南捷径。早年入长安，四处投刺，“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李白此话甚伪，“识韩荆州”，不就是为了“封万户侯”吗？他兀兀作诗，欲以诗名博乌纱而已，待被玄宗招至皇宫办公室，李白简直像得到了一颗糖粒子的孩子，兴高采烈，得意忘形，直到明白玄宗不过欲借其彩笔写材料而已，才佯狂佯醉，高声表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扬长而去走了江湖。晚年念念不忘入仕，竟至官令智昏，糊里糊涂进了永王府做幕僚，事败遭流放。李白诗名显赫，其一生名声与地位皆由诗

挣得，本来可以以文学为重，以文学赢得尊严，却官念太盛，酿至人生悲剧，良可叹。

孔子说，人生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修身专立德，做官专立功，为文专立言。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足以为人生赢得地位，赢得尊严，赢得声名，赢得人生价值，与立德立功可同为不朽，但人首推立功，甚而至于唯崇立功，立德者稀之又稀，几近于无，而以当官立功为最，士君子以之为第一志愿，文人以自轻自卑，认为是失意不得已才为之之事。李白之文学才华胜出其为官素质数倍，其为官，或许仅是碌碌一俗吏；其为文，却是巍巍一伟人，为何不以为文为得志呢，不知李白是凭什么为价值来衡量为官与为文的。屈原做官也许行，但其做文更行，然而他信奉的亦是“士君子得志，则见诸行事，不得志，则托诸空言”，唯以当官为实现自己人生价值之正道，其他都是野狐禅。当得知楚国不会再起用他，就寻死觅活，自沉于汨罗江。晚生冒昧拷问：屈原是为忠国而死，还是为当官而死？若为官而死，世人皆谓其为楚而死；若说为国而死，好好立言，不也同样可以为国吗？文章乃经国之伟业嘛。陆游晚年，总结其人生，也是胸中块垒难消：“百岁光阴半归酒，一生事业略存诗。”似乎说有诗相存，可慰平生，而其内里却牢骚满腹，以未立功为憾。在陆游看来，文学不是“功”。

官吏于史上乏善可陈，青史留名者，更其寥寥，舞文弄墨为文学者却灿若满天星斗，即以官名大者与文名大者相比，文名于后代也许更响亮一些。如此来看，应当更以为文为尊。然怪哉的是，没几人以文学为宿志、为最高理想。文而优则仕，文学为奴，做官为主，当官不行了，才退而为文。白居易所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与梅先生的慨叹毫无二致，古如此，今亦如此。当今专业作家本来以文章为事业，文章既可稻粱谋，亦可垂青史，但偏偏很自卑，自觉地将己排在为官者之后排座位，为求得志，尽往官场挂靠。一些混迹于官场的作家，若跑红，则视文学为可笑，以升官加爵为得志，若觉得没路子没戏了，才以文学自况自嘲。一言之，官场为尊，文坛为卑。庙堂是鼓腹高歌得志者的天堂，文坛则是失意者自怜自艾的“俱乐部”，不仅官人如是看，文人亦自视如此，这真可吁出一声叹息。